

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

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並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逢仁 杰 袁琰 台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

魏人鑽火

魏人夜暴疾，命門人鑽火。是夕陰暝。督迫頗急。門人念然曰：「君責人亦大無理。今暗如漆，何以不把火照我？當得覓鑽火具，然後易得耳。」孔文舉聞之曰：「責人當以其方也。」（出《笑林》）

齊俊士

《漢書》·《王莽贊》云：「紫色蛙聲，餘分閏位。」謂以偽亂真。顏之推常言：「吾近共人讀書，與言及王莽形狀，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，名價甚高，乃云：王莽非直鷓目虎吻，亦紫色蛙聲。」（出《顏氏家訓》）

元魏臣

元魏之世，在洛京時，有一才學重臣，新得《史記》音，而頗紕誤。及見顛頊字為許綠，錯作許緣。其人遂謂朝士言：「從來謬音專旭，當專翻耳。」此人先有高明，翕然行信。期年之後，更（更原作史，據明抄本改）有碩儒，苦相究討，方知誤焉。（出《顏氏家訓》）

並州士族

北齊並州有士族，好為可笑詩賦，輕蔑邢魏諸公。眾共嘲弄。虛相稱贊，必擊牛釀酒延之。其妻明鑒人也，泣而諫之。此人歎曰：「才華不為妻子所容（容下原有與字，據明抄本刪），何況（況原作兄，據明抄本改）行路。」至死不覺。（出《顏氏家訓》）

高敖曹

高敖曹常為「雜詩」三首云：「塚子地握槊，星宿天圍棋。開壇甕張口，卷席床剝皮。」又：「相送重相送，相送至橋頭。培堆兩眼淚，難按滿胸愁。」又：「桃生毛彈子，瓠長棒槌兒。牆欹壁亞肚，河凍水生皮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梁權貴

梁有一權貴，讀誤本《蜀都賦》，注解「蹲鳴，芋也」，而為羊字。後有人餉羊肉。答書云：「損惠蹲鳴。」舉朝驚駭，不解事義。久後尋繹。方知如此。（出《顏氏家訓》）

柳騫之

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，奏事好錯。嘗有周家公主，表請出家。騫之奏云：「周家公主上表，求作道人。」上大笑。及出，虞僕射慶則問之曰：「奏事若為錯。」騫之復錯答曰：「周家公主，欲得還俗。」騫之歷位光祿卿。

阮嵩

唐貞觀中，桂陽令阮嵩，妻閻氏，極妒。嵩在廳會客飲，召女奴歌。閻被發跣足袒臂，拔刀至席。諸客驚散，嵩伏床下，女奴狼狽而奔。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：「婦強夫弱，內剛外柔。一妻不能禁止，百姓如何整肅？妻既禮教不修，夫又精神何在？考下。」省符，解見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郝象賢

唐郝象賢，侍中處俊之孫，頓丘令南容之子也，弱冠。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，每於父前稱字。父給之曰：「汝朋友極賢，吾為汝設饌，可命之也。」翌日，象賢因邀致十數人，南容引生與之飲，謂曰：「諺云：三公後，出死狗。小兒誠愚，勞諸君製字，損南容之身尚可，豈可波及侍中也？」因泣涕，眾慚而退。寵之者，反語為癡種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朱前疑

周朱前疑淺鈍無識，容貌極丑。上書云：「臣夢見陛下八百歲。」即授拾遺，俄遷郎中。出使回，又上書云：「聞嵩山唱萬歲聲。」即賜緋魚袋，未入五品，於綠衣衫上帶之。朝野莫不怪笑。後契丹反，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，即酬五品。前疑買馬納訖，表索緋。上怒，批其狀：「即放歸丘園。」憤恚而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由古

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，累歷台省。嘗於眾中，歎班固有大才，而文章不入《文選》。或謂之曰：「《兩都賦》、《燕山銘》、《典引》等，並入《文選》，何為言無？」由古曰：「此並班孟堅文章，何關班固事。」聞者掩口而笑。又謂同官曰：「昨買得《王僧孺集》，（蓋僧孺也）大有道理。」杜文范知其誤，應聲曰：「文范亦買得《佛袍集》，倍勝《僧孺（孺原作儒，據許本改）集》。」由古竟不知覺。累遷司計員外。以罪放於庭州。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。帖召之。由古喜，至則為所責，懼而手戰，笏墜於地，口不能言。初為殿中正班，以尚書郎有錯立者，謂引駕曰：「員外郎小兒難共語，可鼻衝上打。」朝士鄙之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侯思正

唐侯思正出自皂隸，言音不正，以告變授侍書御史。按制獄，苛酷日甚。嘗按中丞魏元忠曰：「急承白司馬，不然，即吃孟青。」白司馬者，洛陽有坂，號曰白司馬坂。孟青者，將軍姓孟名青，曾杖殺瑯琊王衝者也。思正閭巷庸人，常以此言逼諸囚。元忠辭氣不屈，思正怒而倒曳之。元忠徐起曰：「我薄命，如乘惡驢而墜，腳為鐙（鐙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所掛，遂被賊曳耳。」思正大怒，又曳之曰：「汝拒捍制使，奏斬之。」元忠曰：「侯思正，汝今為國家御史，須識禮儀輕重。如此須魏元忠頭，何不以鋸截去！無為抑我反。奈何佩服朱紱，親銜天命，不能行正道之事。乃言白司馬孟青，是何言也？若非魏元忠，無人仰教。」思正驚起，悚作（作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曰：「思正死罪，實不解，幸蒙中丞見教。」乃引上階，禮坐而問之。元忠徐就坐自若。又思正言音不正，時斷屠殺，思正曰：「今斷屠殺，雞、（古梨反）魚、（愚）豬、（計）驢（蔓）俱（居）不得吃（苦豉反），謂（謂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空吃米（弭）面（滅之去聲），如（樞齊）何得飽。」侍御史霍獻可笑之。思正於其見（見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

「我知思正不識字，我已用之，卿笑何也？」獻可具言雞豬之事，則天亦大笑。思正嘗命作籠餅，謂（謂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膳者曰：「與我作籠餅，可縮蔥作。比市籠餅，蔥多而肉少。故令縮蔥加肉也。」時人號為「縮蔥侍御史」。時來俊臣棄故妻，奏逼娶太原王慶詵女，思正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，敕政事商量。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：「大可笑，大可笑。」諸相問之，昭德曰：「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（慶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詵女，已大辱國。今日此奴又請娶（娶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李自挹女，無乃復辱國耶？」事遂寢。竟為李昭德榜殺之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王及善

唐王及善才行庸猥，風神鈍濁。為內史時，人號為「鳩集鳳池」。俄遷文昌右相，無他政，但不許令史之（之原作雙，據明抄本改）驢入台，終日迫逐，無時暫舍。時人號「驅驢宰相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遼仁杰

周朝有遼仁杰，河陽人。自地官令史出尚書，改天下帳式，頗甚繁細，法令滋章。每村立社官，仍置平直老三員，掌簿案，設鎖鑰。十羊九牧，人皆散逃。而宰相淺識，以為萬代皆可行，授仁杰地官郎中。數年，百姓苦之，其法遂寢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袁琰

周考功令史袁琰，國忌，眾人聚會，充錄事勾當。遂判曰：「曹司繁鬧，無時暫閒。不因國忌之辰，無以展其歡笑。」合坐嗤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台中語

周夏官侍郎侯知一，年老，敕放致仕。上表不伏，於朝堂踴躍馳走，以示輕便。張琮丁憂，自請起復。吏部主事高筠，母喪，親戚為舉哀。筠曰：「我不能作孝。」員外郎張機貞，被訟，詐遭母憂，不肯起對。時台中為之語曰：「侯知一不伏致仕。張琮自請起復，高筠不肯作孝，張機貞情願遭憂，皆非名教中人，並是王化外物。獸心人面，不其然乎？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沈子榮

周大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，試日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無非命也，今日誦判，無一相當，有一道跡同，人名又別。」至來年選，判水磔。又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曰：「我誦水磔，乃是藍田，今問之富平，如何下筆。」聞者莫不撫掌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武懿宗

周則天內宴甚樂，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：「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。」則天大驚，引前問之，對曰：「臣封物，承前府家自徵。近敕州縣徵送，大有損折。」則天大怒，仰觀屋椽，良久曰：「朕諸親飲正樂，汝是親王，為三二百戶封，幾驚殺我，不堪作王。」令曳下。懿宗免冠拜伏，諸王救之曰：「懿宗愚鈍，無意矣。」上乃釋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衡

周張衡，令史出身，位至四品，加一階，合入三品，已團甲。因退朝，路旁見蒸餅新熟，遂市其一，馬上食之。被御史彈奏。則天降敕：「流外出身，不許入三品。」遂落甲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良弼

周右拾遺李良弼，自矜唇頰，好談玄理，請使北蕃說骨篤祿。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，臨以白刃。弼懼，食一盤並盡，乃放還。人譏之曰：「李拾遺能捨突厥之遺。」出為真源令，秩滿，還瀛州。遇契丹賊孫萬榮，使何阿小取滄、瀛、冀（冀原作冀，據明抄本改）具入（明抄本無入字）。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：「孫者胡孫，即是獼猴，難可當也。萬字者有草。即是草中藏。勸懷璧降。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。阿小敗，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，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來子珣

唐來子珣，則天委之按制獄，多希旨。賜姓武氏，字家臣。丁父憂起復，累加游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。常衣錦半臂，言笑自若。朝士諂之，論德張元一好譏諛，曰：「豈有武家兒，為你來家老翁制服耶？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閻知微

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，使人蕃，受默啜封為漢可汗。賊入恒定，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。將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，知微謂令英曰：「陳將軍何不早降下，可汗兵到然後降者，剪土無遺。」令英不答。知微城（城原作成，據明抄本改）下連手踏歌，稱「萬歲樂」。令英（英原作兵，據明抄本改）曰：「尚書國家八座，受委非輕，翻為賊踏歌，無慚也。」知微仍唱曰：「萬歲樂，萬歲年，不自由，萬歲樂。」時人鄙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崔湜

唐崔湜為吏部侍郎，貪縱。兄憑弟力，父挾子威，咸受囑求，贓污狼籍。父挾，為司樂，受選人錢，湜不之知也。長名放之，其人訴曰：「公親將略去，何為不與官？」湜曰：「所親為誰？吾捉取鞭殺。」曰：「鞭即遭憂。」湜大怒慚。主上以湜父年老，瓜初熟，賜一顆。湜以瓜遺妾，不及其父。朝野諂之。時崔、岑、鄭愔，並為吏部。京中謠之曰：「岑義獠子後，崔湜令公孫，三人相比接，莫賀咄最渾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權龍襄

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詩。通天年中，為滄州刺史，初到，乃為詩呈州官曰：「遙看滄海城，楊柳鬱青青。中央一群漢，聚坐打杯觥。」諸公謝曰：「公有逸才。」襄曰：「不敢，趁韻而已。」又秋日，《述懷》曰：「簷前飛七百，雪白後園強。飽食房裡側，家糞集野娘。」參軍不曉，請釋，襄曰：「鷓鴣簷前飛。值七百元。洗衫掛後（後原作彼，據明抄本改）園，乾白如雪。飽食房中側臥，家裡（裡原作裏，據明抄本改）便轉，集得野澤蜩螂。」談者嗤之。皇太子宴，夏日賦詩：「嚴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團團。」太子授筆為讚曰：「龍襄才子，秦州人士。明月晝耀，嚴霜夏起。如此詩章，趁韻而已。」襄以張易之事，出為容山府折衝。神龍中迫入，乃上詩曰：「無事向容山，今日向東都。陛下敕進來，今作右金吾。」又為「喜雨」詩曰：「暗去也沒雨，明來也沒云。日頭赫赤出，地上綠氤氳。」為瀛州史日，新過歲，京中數人附書曰：「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」正新喚官人集云：「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。」將書呈判司已下。眾人大笑。龍襄復側聽，怪敕書來遲。高陽博野兩縣，競地陳牒。龍襄乃判曰：「兩縣競地，非州不裁。既是兩縣，於理無妨付司。權龍襄示。」典曰：「比來長官判事，皆不著姓。」龍襄曰：「餘人下牒，君不著姓，知我是

誰家浪驢也。」龍襄不知忌日，謂府史曰：「何名私忌？」對曰：「父母亡日，請假，獨坐房中不出。」襄至日，於房中靜坐，有青狗突入，龍襄大怒曰：「衝破我忌。」更陳牒，改作明朝，好作忌日。談者笑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](#) [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